

V  
K102.52  
C42



文章正宗卷第十五

荅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  
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  
以庶富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  
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  
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者而不益富者稅此  
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  
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  
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



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  
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  
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  
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  
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  
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  
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  
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  
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  
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

矣非惟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  
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  
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  
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  
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  
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  
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蓋  
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  
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  
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



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  
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  
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  
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  
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  
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  
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  
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  
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  
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

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  
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  
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  
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有罪  
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石  
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  
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  
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走  
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宗元  
再拜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麓礦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

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下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頽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採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



之木雖離奇液楠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  
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  
攣蹠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  
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太社荆之茅  
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  
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  
飲其羊關轂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  
皆可以爲大醫西子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  
山西之冒沒輕僂皆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閭  
外山東之稚駼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

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  
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  
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  
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  
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爲上次乃  
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  
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  
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  
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  
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  
能俱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  
前去年時是時旣言皆沮然眈眈思有以已兄用斯  
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  
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  
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  
睨和糝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  
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怙力敵至則  
諾去則肆是不可變化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

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鍾  
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  
吳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  
言以爲得怕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美言大利而從  
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呐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  
不死歟不可歟壽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  
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  
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  
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  
譊譊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調而鼓諸席如



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得  
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歸  
及年已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獨  
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  
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  
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  
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  
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  
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  
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

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  
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  
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當  
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  
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  
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  
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  
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  
袒矣號姻婭皆左袒矣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  
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



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史者則將率胥史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睦州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閭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生將率胥史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

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朴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刳羣羊以爲兄餽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醢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饗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皺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宗元再拜



與呂恭書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効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

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茲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况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



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鄠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埽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墮窳之俗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畜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其宗元白與大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大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煦醇

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旣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孰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



惴至願之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其震抃  
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愁叔夜傳  
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  
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  
少時嘗有意遊大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  
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  
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  
誅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  
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啗啖  
也遂退託鄉閭家孰耆考厲志業過大學之門而不敢

跼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  
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垂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  
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  
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  
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來  
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  
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  
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  
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獲彼一聖兩賢  
人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



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  
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  
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  
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  
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  
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  
勗此良志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  
白

韓愈送許鄆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

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上得人  
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  
位雖相相求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  
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  
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若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  
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  
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相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  
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  
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  
史者怕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怕急



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  
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  
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  
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  
獨享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  
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  
者予公旣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前  
方無之字非是○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  
今疑其字當作某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  
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  
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  
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  
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  
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  
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  
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  
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  
無怙水旱厲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



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

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鞬迎于郊及旣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譚至一至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

飄或作飄

控御失所依險阻結仇黨機毒矢以待將吏撞

塘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



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禽獮之盡根  
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  
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  
數州或作洲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胡或作夷  
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  
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  
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  
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  
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

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  
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  
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  
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  
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  
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方云考食貨志憲宗

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約預甘露之禍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



四  
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

方無轉字

吾族子

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賊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

山之際

或作險

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

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

坐耗或作



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

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

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二三數也今

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

歎懷竒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

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

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

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

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俞嘗與偕朝道語

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

迺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帔首韓袴

握刀左右雜佩

帔或作帕方从杭本刀下有左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為句今按若如方意

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云握刀在左亦不應

唯右有佩也在為衍字無疑杭本誤也禮疏云帶劍

之法在左右手抽之為便則刀不當在右謝本亦非

矣左右雜佩當自為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者也

弓韞服

韞或作在方从閣抗蜀苑作張引說文云弓施弦為張又云服弓衣也今按韞服皆弓室

也然詩云言韞其弓又曰交韞二弓則韞字又可通

作韞字用矣此弓韞服謂納弓於服耳况弓云施弦與否於服無利害作張非是矢插房

方云左傳抽矢納房房箭舍也

俯立迎道左

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



或有及館文如是一句方从閣苑粹無之今按此  
據次第當有此句但下文云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嚮  
若至館如此即是常禮不足言唯在府如此乃見其  
尊事天子使者不敢以主禮自居之意當从方本爲  
是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  
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  
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  
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  
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  
始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  
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  
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就出覲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  
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  
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  
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  
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  
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  
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柳宗元送薛存義之任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  
之江濟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



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  
 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  
 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  
 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與罰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  
 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  
 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  
 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  
 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  
 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  
 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以

論事

司馬遷荅任安書

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

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

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

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

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

師古曰望

怨也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嘗側聞

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

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

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諛語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諛曰

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

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缺



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

而自點耳

師古曰點汙也

書辭耳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

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

測之罪

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

涉旬

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

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

恐卒然

不可諱

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

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師古曰謂任請略安恨不見報請略

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

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

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

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

師古曰憐亦痛也

悲莫

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

師古曰詬恥也

音垢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

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

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

商鞅因景

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

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

字曰同

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官豎莫不傷

氣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

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侍罪輦轂下二十

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

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



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臣瓚曰漢太史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闕茸之中師古曰闕茸猥賤也廼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讀曰伸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

出入周衛之中

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

僕以為戴盆何以望

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

其為人自竒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竒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師古曰媒如媒娉之



華一曰齊人謂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

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

君長咸震怖廼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

者皆音徒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

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士無

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師古曰沫古類字類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鹽類冒

非張弩之空弓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

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

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

上慘懷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

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

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

歸以其當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

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

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

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眦也猶言類

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

沮毀壞



也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

師古曰拳拳忠謹之貌

因

為誣上卒從吏議

師古曰卒終也

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

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更為

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

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

蠶室

師古曰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乃腐刑所居溫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

重為天

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

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

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

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

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

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

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

太上不辱先其

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

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

髡毛髮嬰金鐵受辱

師古曰嬰繞也髡吐計反

其次毀肌膚斷支

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

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之

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

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



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園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

則頭搶地

師古曰搶千羊反

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

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

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

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

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

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

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

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

也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

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

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

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

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

然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

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

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更欲苟活

師古曰更柔弱

也音人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

哉

師古曰湛讀曰沈累力追反

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

應劭曰楊雄方

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獲況若僕之

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



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黜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

著此書職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

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

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

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

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

往

師古曰如亦往也

每念斯恥汙未嘗不發背露裋也身直

爲閨閣之且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



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廼教以推賢進士

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

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祇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

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按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跌宕奇

偉亦以見如此之材而因言事實之腐刑可為痛惜

也楊惲字子幼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

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

擢為左曹為諸吏光祿勳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

多怨於朝廷有罪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

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

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約發退當闔門惶

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

敬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

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

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

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

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

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

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

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

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

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塞責豈意得全

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

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

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

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

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目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

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烹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

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

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

拂衣而喜奮袂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

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

六八十三



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廢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廼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按：憚，文氣豪蕩，似此遷然，其詞涉怨望，又不以荒淫爲不可，故附注于此，而不入正宗之目。

### 韓愈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

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



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  
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  
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  
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  
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之辭  
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  
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  
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  
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

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

慙乃不自進而已耳

或無相如二字

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

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

或無進者二字

然彼五子

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

如哉

五或作數生或作出

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

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

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

耳

具或作字窮孤或作孤窮

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

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  
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剋



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  
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  
至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別足下無爲我戚戚也方  
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  
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  
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  
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  
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  
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  
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至凡幾獻

而足凡幾別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  
何也刑或作飛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愈再拜

###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  
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  
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  
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  
邪方無百千輩三字。今按諸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宣州雖  
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



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  
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  
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  
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  
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  
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  
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  
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  
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父故或初不  
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

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不可

悔之下或有亦

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

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

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

服或作伏

僕愚陋無所知

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

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

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

與足下情義寧湏言而後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

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

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



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

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

上好惡字或作法非是然

本字亦未安

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

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肉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怕不過不賢者比有青紫賢者怕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

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和崔君崔君無怠無怠或作崔君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潁之方作潁水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



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  
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  
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  
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  
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  
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  
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候下或無於字夫位益尊則  
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

益尊或無益字日隔或無日字

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益有名夫道

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  
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  
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  
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

屬乎其言若閤其窮也

屬或作厲方从文苑云屬猶附屬連屬之屬決非厲字也

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  
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  
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  
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



其來之不繼也其情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  
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  
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  
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指字注字颺急於自解而謝不  
能竣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荅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

方無得字

朋友道

缺絕久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

諸本

以下有矣字方从閣杭本云漢武紀夷狄無義所從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無無利害姑从方本但未有从見其必用漢紀中語而決無此字耳僕常聞時俗人有耳不自聞

其過慄慄然唯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

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

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言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

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

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

獲字或作服○今按二句皆云獲罪

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無理疑上句人字或是天字更詳之

僕在京城一年不一

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

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

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

已來剋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



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  
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  
人之恟恟而易其行而方無字僕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  
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  
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  
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  
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上考功崔虞部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  
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廼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

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  
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  
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  
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旣已自咎又歎執事  
者所守異於人人句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  
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  
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  
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  
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旣上名之後  
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



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  
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  
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  
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  
夫士之口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為得  
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  
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乎人哉不由  
乎人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為  
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終  
日而諸本作如方云蜀本作而今本皆以表記語判  
作如然不知古而如同意此語不當以如似之義

讀之唐人惟韓柳如此子厚答韋中立書假而以僕  
年先吾子與公此文是也董彥遠曰春秋書星隕如  
雨左氏室如縣磬是皆以如為而風俗通國人望君  
而望歲鄒陽書白頭而新是皆以而為如按家語君  
入廟如右荀子作而。今按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亦  
是此例方言又有而如古字通用之說然陸德明論  
當時語音之失有曰北人則而如靡異蓋不  
以為然也然則此而字須讀為如乃為正耳是以勞  
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  
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常方  
作嘗  
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  
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  
君子德音不忘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



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溫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龜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



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瘡瘍爲也忽捧教命乃知幸爲  
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  
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竒其能謂可以  
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  
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  
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一作末路孤危艱兀  
厄塞事既壅隔恨忤貴近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群  
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  
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  
讟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旁午構扇盡爲敵讎協

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  
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  
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  
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

一本無更字

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

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

一本無得之

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

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  
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  
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



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

無女  
子字

骨沸熱榮榮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本

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

者慄慄

一本作慄慄  
一本作惻惻

然歔歔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

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

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酸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晏本作被不謗無議字



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  
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一本管仲  
遇盜升為功臣臣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  
古人之實為一無為字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  
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  
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  
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  
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  
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  
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

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壞偉博辯閎壯之士能自解  
脫今以恇怯澁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  
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  
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  
才一本志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覩縷神志荒耗前後  
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  
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  
復觀姓氏旋又發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  
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  
不報之所但以一有存字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



之勿失

一有雖

不敢望歸掃塋域退托先人之廬以盡

餘齒姑遂少比益輕瘡瘍就婚娶求省嗣有司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懇

一作懇懇

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 與楊京兆憑書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爲念憂悶備極不唯其親密舊故是與復有

是乃爲若

公言顯賞許

一本作取

其素尚而激其忠

一作誠者中字

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叱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



得以代廢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  
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  
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爲二千石許靖以  
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  
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  
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  
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  
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  
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  
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

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  
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  
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  
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  
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茲咈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  
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  
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  
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  
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  
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



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  
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  
司有求焉其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  
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  
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  
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  
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  
累累相望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  
後代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  
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

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  
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  
直趣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  
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  
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  
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  
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  
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  
因爲之出十數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  
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



可以言今相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  
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  
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爲  
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  
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文人無  
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  
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  
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  
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  
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

年來痞氣尤其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  
生雲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  
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

晏本  
無又

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  
墻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  
恐累日汪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

一本  
作志

於筆硯矻

矻自苦以危傷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懃鬱結具載所  
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  
望望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  
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



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  
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  
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爲朝士者豈愚蒙獨出  
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  
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  
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  
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  
爲家雖其崇寵之孰與爲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  
早凋落寡居十餘年嘗有一晏本無一男子然無一日之  
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

三無後爲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  
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  
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  
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爲大僚伏  
惟以此爲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  
元再拜

與裴垣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爲大  
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棄唯應叔輩一  
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倚輩



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  
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譁張排恨僕可出而辨之哉  
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  
者相郵傳作醜語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  
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爲久當自明今亦  
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  
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  
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  
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  
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黜也何哉大

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今若應叔  
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  
已平奚虜聞吉語矣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  
澤流言飛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  
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  
考績已久獨薨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  
職十四兄嘗得二字無數書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  
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  
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  
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悅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  
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  
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  
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輒不安  
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父與游者乃岌岌  
而造其門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  
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  
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  
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

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  
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  
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  
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  
言僕以悅離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  
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  
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  
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  
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  
不已祗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



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  
中體則肌革瘰慄毛髮蕭條矍然注視怵惕以爲異  
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  
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  
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  
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  
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  
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  
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  
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

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  
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  
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  
何以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  
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  
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  
物一釋廢痼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  
收召魂魄買土一鄽爲耕畊朝夕譌謠使成文章庶



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 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逍遙蕞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

氣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大旨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痛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



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瘡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攸愆人世越一有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一有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

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敢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



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底當隆赫柄用而蜂附  
蟻合煦煦起起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是  
者一旦勢異則電滅風逝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  
耻懼恐世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  
莫能至焉然則當異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  
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  
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執事試追狀其  
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  
譸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  
遑遑惕憂無自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

顯贈榮謚揚于天官數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  
不意璫璫者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  
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  
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  
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  
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  
乖謬於時離散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  
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  
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  
酬用爲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而他人



三才九  
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  
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  
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書不能旣一作就宗元謹再拜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  
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  
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  
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  
昭于世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  
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  
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  
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  
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  
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  
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  
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  
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



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  
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  
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  
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稼諸本作惟

从石閣盤之泉可濯可沿石閣杭本沿作盤之阻誰

爭子所窺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

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

呵禁不祥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

則或作且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  
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  
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  
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  
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  
卜之也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  
為道上威德以驚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  
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  
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  
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  
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駛或作快其最高  
而橫絕南北者嶺邾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  
三之二焉測如周禮測土深之則方作則下別有南字皆非是中州清淑之氣  
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  
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邾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  
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  
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鐘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

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

當下或有奇字非是意必有魁奇忠信

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

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

學或非教廖師邾民而學於衡山

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

邪

迷下或有或沒字

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

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  
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  
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



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  
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  
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翹葉之託而昏冥之逃邪  
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  
意貞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  
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旣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  
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  
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  
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  
酒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  
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劒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  
者徃徃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  
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

方云漢書嚴助傳谿谷之間篁竹之中顏

曰竹田曰篁

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

賦奉期約

語方作說不下有相字

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

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  
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  
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跼然而喜矣況如



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  
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  
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  
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吉或作告方云毛氏詩傳云初吉朔日也

此蓋通言歲首也拜或作覲

###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宇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  
於弈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

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濟其蔽者也往時張旭善草  
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  
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  
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  
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  
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  
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  
情炎於中利欲聞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  
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



諸本作膠方作繆云繆莫侯切猶綢繆也莊子內鑿者不可繆而提義蓋同此○今按膠者黏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黏為解今以下文類墮潰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類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云方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二吏後至解衣槃礴贏郭注云內足者神閑而意定又云王彥法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見麴勝裴休遠甚○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少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技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技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 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法或作術由是殷

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



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

真知輕重大丈夫哉殷大夫或作殷侯持或作僕入直三省方云洪慶善謂唐無三

省持被入直當為句絕三省暫反省息并反朱新仲云唐以待中兩令為三省長官說者以唐無三省非

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刺刺方云洪慶善云刺音慮達切樊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疾為

義顧婢子語何疾耶潘岳閣道謠和嶠刺丞相以子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切為正

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

以道其行云

###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或作疎○今按疏正字

疎俗體也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

意而序之以上雜論

右先漢以後儒者書序之辭



